

水
滸
傳

海 上

行 印 局 書 明 文

第五才子水滸傳 卷十四

第二十七回

武松威震安平寨

施恩義奪快活林

上文寫武松殺人如昔，真是血濺墨缸，腥風透筆矣。入此回忽然就兩個公人上三翻四落，寫出菩薩心腸，一若天下之大仁大慈，又未有仁慈過於武松也者。於是上文腥風血跡，洗刷淨盡矣。蓋作者正當寫武二時，胸中真是出格擬就一位天人憑空落筆，喜則風雲露灑，怒則鞭雷叱霆，無可無不可，不期然而然，固久非宋江之逢人便哭，阮七李逵之搥刀便殺者，所得同日而語也。

讀此回至武松忽然感激張青夫妻兩個之語，嗟乎！豈不痛哉！夫天下之夫妻兩個，則盡夫妻兩個也，如之何而至於松之兄嫂，其夫妻兩個，獨遽至於如此之極也。天平人乎！念松父松母之可以生松，而不能免於生松之兄，是誠天也，非人也。然而兄之可以不娶潘氏，與松之可以不捨兄而遠行，是皆人之所得爲也，非天也。乃松之兄可以不娶潘氏，而財主又必白白與之。松之志，可以不捨兄而遠行，而知縣又必重重託之。然則天也非人，誠斷斷然矣。嗟乎！今而後松已不信天下之人，四然之內，尚有夫良妻潔，雙雙兩個之奇事。而今初出門庭，初投人物，便已有張青一對如此可愛。松即金鐵爲中，其又能不向雙彈淚乎！耶！作者忽於敘事縷縷中，奮筆大書云，武松忽然感激張青夫妻兩個，嗟乎！真妙筆矣。忽然字，俗本改作因此字，又於兩個下增厚意字，全是學究注意盤旋之語，可爲唾沫，今並依古本訂定。

連敘管營逐日管待，如云一個軍人，托着一個盒子，看時，是一大饅酒，一盤肉，一盤子麵，又是一大碗汁。晚來

頭先那個人，又頂一個盒子來，是幾般菜蔬，一大鑊酒，一大盤煎肉，一碗魚羹，一大碗飯。不多時，那個人又和一個人來，一個提鑊浴桶，一個提一桶湯，送過浴裙手巾，便把簾簾鋪了，紗帳挂起，放個涼枕，叫聲安置。明日那個人，又提桶面湯取漱口水，又帶個待詔篋頭，綰髻子，裹巾幘。又一個人將個盒子，取出菜蔬下飯，一大碗肉湯，一大碗飯。喫罷，又是一盞茶，撥房後。那個人又將一個提盒，看時，却是四般果子，一隻熟雞，又有許多蒸捲兒，一注子酒。晚間洗浴乘涼。如此等事，無不細細開列，色色描畫，常言太史公酒帳肉簿，爲絕世奇文。繼惟此篇，足以當之。若韓昌黎畫記一篇，直是印板文字，不足道也。

將寫武松威震安平，却預先一日先去天王堂前閒走，便是先安放得個青石墩，在化紙爐邊，奇矣。又奇者，到明日正寫武松演試神力之時，却偏不一直寫，偏先寫得一半，如云輕輕抱一抱起，隨手一撇，打入地下一尺來深，如是便止。却是留下後半，再作一番寫來，如云一提一擲一接，輕輕仍放舊處，直至如此，方是武松全副神力，盡情託出之時。却又還有一半在後，如云面上不紅，心頭不跳，口裏不喘是也。讀第一段，並不謂其又有第二段；讀第二段，更不謂其還有第三段；文勢離奇屈曲，非目之所嘗觀也。

話說當下張青對武松說道：不是小人心歹，比及都頭去牢城營裏受苦，不若就這裏把兩個公人做翻，且只在小人家裏過幾時。此一句主○看他上文還帶說楊志此處已只提魯達爲一篇大文之綱領至二龍山寶珠寺與魯智深相聚入夥如何？張青生平之一片心○此一句主○看他上文還帶說楊志此處已只提魯達爲一篇大文之綱領武松道：最是兄長好心，願盼小弟，只是一件，武松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漢。早伏將門神這兩個

公人於我分上，只是小心，一路上伏侍我來，我若害了他，天理也不容我。

妙語直視出殺嫂嫂合天理來

你若敬愛我時，

敬愛二字妙絕武松天人便說得出此二字

便與我救起他兩個來，不可害他。

特表武松仁慈之至張青道：

都頭既然如此仗義，小人便救醒了。

當下張青叫火家，便從剝人棧上攪起兩個公人來。

孫二娘便調一碗解藥來，張青扯住耳朵，灌將下去。沒有半個時辰，兩個公人，如夢

中睡覺人一般，爬將起來。看了武松，說道：「我們却如何醉在這裏？這家怎麼好酒，我們

又喫不多，便恁地醉了。」記着他家，回來再問他買喫。

隨筆描成趣語

武松笑將起來，張青孫二

娘也笑。兩個公人正不知怎地。那兩個火家，自去宰殺雞鵝，煮得熟了，整頓杯盤端坐。

張青教擺在後面葡萄架下，

夏景

放了桌櫈坐頭。張青便邀武松，並兩個公人，到後花園

內，武松便讓兩個公人上面坐了，張青武松在下面朝上坐了。

張青待武松也武松却不上坐者蓋預以弟道自居令人

又提着武大當作悲從中來也

二娘坐在橫頭。

二娘固不必避生客也然因此一坐男女雜亂便忽提出武大夫妻初見武二之日不勝風景不殊之痛也作者挑逗之工於此極矣兩個

漢子輪番斟酒，來往搬擺盤饌。張青勸武松飲酒，至晚取出那兩口戒刀來，叫武松看

了，果是鑲鐵打的，非一日之功。

看他將戒刀讚誦一番磨弄一番加意極矣

兩個又說些江湖上好漢的勾當，却

是殺人放火的事。武松又說山東及時雨宋公明仗義疎財，如此豪傑，如今也爲事逃

在柴大官人莊上。

此却是武松生平一片之心不得不說○又不使宋江一邊閒

兩個公人聽得，驚得呆了，只是下拜。武松

道：難得你兩個送我到這裏來，終不成有害你之心。

武松仁慈再表一遍

我等江湖上好漢說話，

你休要喫驚。我們並不肯害爲善的人，你只顧喫酒，明日到孟州營時，自有相謝。

頻頻表出

武松仁慈者所以盡情洗刷上文殺奸夫淫婦之汚穢以見武松真正天人雷霆風雨各極其用不比梁山李逵阮七之徒草菅人命以爲作戲也描寫至此真神筆哉

當晚就張青家裏歇

了。次日武松要行，張青那裏肯放，一連留住管待了三日，武松忽然感激張青夫妻兩

個，失一哥哥得一哥哥一個兄弟方做完一個兄弟重做起文心淋漓

若論年齒，張青却長武松九

年；飛舞之有海霞赤城之觀

是年武松三十六歲也因此張青便把武松結拜爲弟。

與前結拜爲兄四字對

武松再辭

了要行，張青又置酒送路，取出行李包裹繩袋，交還清了。

不見他進去却見他出來妙絕又送十來兩銀

子與武松，把二三兩零碎銀子，發發兩個公人，武松就把這十兩銀子，一發與了兩個

公人。

打虎一千貫便分獵戶張青送十兩又與公人遠遠表出武松身無長物便爲後面差撥一篇奇文作地不知文者便嘆其揮金如土也

再帶上行枷，依舊貼了封

皮。

張青和孫二娘送出門前，武松忽然感激。

上東京時嫂嫂不送出門前還有哥哥送出門前也到得配孟州時已並無哥哥送出門前天下爲

兄弟者不止一人亦有如是之怨毒者乎今忽然於路旁萍水之張青夫婦反生受其雙雙送出門前親兄武大靈魂不遠今竟何在哉忽然感激激灑出淚來武二天人故感激灑淚也

能易

只得灑淚別了，取路投孟州來。未及晌午，早來到城裏，直至州衙，當廳投下了東

平府文牒。州尹看了，收了武松，自押了回文，與兩個公人回去，不在話下。隨即却把武

松帖發本處牢城營來。當日武松來到牢城營前，看見一座牌額，上書三個大字，寫着

道安平寨。公人帶武松到單身房裏，公人自去下文書，討了收管，不必說得。武松自到

單身房裏，早有十數個一般的囚徒來看武松，說道：此書凡係一段小文，便要故意相犯，如此文亦與林冲初到牢城營不換一筆。好

漢！你新到這裏，包裹裏若有人情的書信，并使用的銀兩，取在手頭，並無少刻差撥到來，便可送與他。若喫殺威棒時，也打得輕。若沒人情送與他時，端的狠狠。我和你是一

般犯罪的人，特地報你知道。豈不聞兔死狐悲，物傷其類？我們只怕你初來不省得，通

你得知。武松道：感謝你們衆位指教我。小人身邊略有些東西，若是他好問我討時，便

送些與他；若是硬問我要時，一文也沒。不是寫武松不知世塗，只是自衆囚徒道：好漢休說

這話。古人道：不怕官，只怕管。在人矮簷下，不敢不低頭，只是小心便好。說猶未了，只見

一個道：差撥官人來了。衆人都自散了。武松解了包裹，坐在單身房裏。反坐下只見那

個人走將入來，問道：那個是新到囚徒？武松道：小人便是。差撥道：你也是安眉帶眼的

人。新直須要我開口說，你是景陽岡打虎的好漢，陽穀縣做都頭，只道你曉事，如何這

等不達時務，你敢來我這裏，貓兒也不喫你打了。隨景武松道：你到來發話，指望老爺

送人情與你，半文也沒。妙語然世人都恆道之而不能知其妙何者，蓋沒錢至於沒一文，我精拳頭

有一雙相送。貓兒不喫打狗兒，碎銀有些，留了自買酒喫。自在看你怎地奈何我，沒地裏

或者傾却拳頭去。

到把我發回陽穀縣去不成。絕倒語非武松說不出

那差撥大怒去了，又有衆囚徒走攏來。

妙波此却與

林冲文

說道：好漢！你和他強了，少間苦也。他如今去和管營相公說了，必然害你性命。

武松道：

不怕，隨他怎麼奈何我。文來文對，武來武對。

此八字寫武松不是蠻皮蓋其胸中計畫已定○然千載看書人到此無不猜到下

文定是武來武對也

正在那裏說未了，只見三四個人來單身房裏，叫喚新到囚人武松。

險絕文情

應道：老爺在這裏，又不走了，大呼小喝做甚麼。那來的人，把武松一帶帶到點視廳前。

那管營相公正在廳上坐，五六個軍漢，押武松在當前。管營喝叫除了行枷，說道：你那

囚徒，省得太祖武德皇帝舊制，但凡初到配軍，須打一百殺威棒。那兜挖的背將起來。

武松道：都不要你衆人鬧動，要打也不要兜挖。我若是躲閃一棒的，不是打虎好漢。

打虎是得意之事

從先打過的都不算，從新再打起。

絕倒一段

我若叫一聲，便不是陽穀縣爲事。

的好男子。

寫出殺嫂又是得意事○其文本與下連

兩邊看的人都笑道：這癡漢弄死，且看他如何熬。

上下文皆是武

松一連說話中間忽夾寫兩邊人笑妙筆

要打便打毒些，不要人情棒兒打我不快活。

其文與上陽穀爲事句一氣連下○二段

兩下

衆人都笑起來。那軍漢拿起棍來，吆呼一聲，

文筆險仄

只見管營相公身邊立着一個人，六

尺以上身材，二十四五年紀，白淨面皮，三絳髭鬚，額頭上縛着白手帕。

奇

身上穿着一

領青紗上蓋，把一條白絹搭膊絡着手。

奇

那人便去管營相公耳朵邊略說了幾句話。

只見管營道：新到囚徒武松，你路上途中曾害甚病來。妙○一路看他寫管營手柔武

道：我路上不曾害病。妙酒也喫得，肉也喫得，飯也喫得，路也走得。妙○真欲失笑武松

廝是途中得病到這裏，我看他面皮纔好，且寄下他這頓殺威棒。妙兩邊行杖的軍漢

低低對武松道：你快說病，這是相公將就你，你快只推曾害便了。加增一武松道：不曾

害，不曾害。妙○妙反說打了倒乾淨，我不要留這一頓寄庫棒。語新寄下倒是鉤腸債，語新幾

時得了。妙兩邊看的人都笑。若無此句便是一管營一武松一行杖牢子四邊寂然更無人矣管營也笑道：想是這漢子，多管

害熱病了，不曾得汗，故出狂言，不要聽他，且把去禁在單身房裏。妙○然而何也我又欲疾

止試一思之願天下後世之讀是書者至此等處皆且止試思也三四個軍人，引武松依前送在單身房裏，衆囚徒都來問道：

你莫不有甚好相識書信與管營麼？妙○波武松道：並不會有。衆囚徒道：若沒時，寄下這

頓棒，不是好意。晚間必然來結果你。武松道：還是怎地來結果我。衆囚徒道：他到晚把

兩碗乾黃蒼米飯來與你喫了，趁飽帶你去上牢裏，把索子細翻着囊薦捲了你，塞了

你七竅，顛倒豎在壁邊，不消半個更次，便結果了你性命。這個喚做盆吊。上文說過威棒

故然已心魂安帖矣作者却偏不肯便令安帖偏又翻出兩番刑法來使讀者重復憂起絕世奇格武松道：再有怎地安排我？衆人道：再有一樣，也

是把你來捆了，却把一個布袋，盛一袋黃沙，將來壓在你身上，也不消一個更次，便是

死的。這個喚土布袋。

偏有兩樣寫得其禍不測

武松又問道：還有甚麼法度害我？

只管問絕倒

衆人道：只

是這兩件怕人些，其餘的也不打緊。衆人說猶未了，只見一個軍人，托着一個盒子入

來，問道：那個是新配來的武都頭？

不叫作囚人武松矣何也

武松答道：我便是，有甚麼話說？

那人答道

道：管營叫送點心在這裏。武松看時，一大鑊酒，一盤肉，一盤子麪，又是一大碗汁。

寫得

竟不知其何也○逐色開列以表不草草供具妙絕

武松尋思道：敢是把這些點心與我喫了，却來對付我。

妙

我且落得喫了，却又理會。武松把那鑊酒來，一飲而盡，把肉和麪都喫盡了。那人收拾家火

回去了。

去了並不見有事

武松坐在房裏尋思，自己冷笑道：看他怎地來對付我。

妙

看看天色晚來，只見頭先那個人，

竟成常隨寫得妙極

又頂一個盒子入來。

出奇

武松問道：你又來怎地？

妙

那人道：叫送晚飯在這裏。擺下幾般菜蔬，又是一大鑊酒，一大盤煎肉，一碗魚羹，一大碗飯。

又逐色開列

武松見了，暗暗自付道：喫了這頓飯食，必然來結果我。

妙

且緣他便死也，做個

飽鬼，落得喫了，却再計較。那人等武松喫了，收拾碗碟回去了。

又去了並無事

不多時，那個人

又和一個漢子兩個來，

越寫得出奇

一個提着浴桶，

亦逐一件寫

一個提一桶湯，

逐件寫

來看着武松

道：請都頭洗浴。

真奇絕

武松想道：不要等我洗浴了來下手，

妙

我也不怕他，且落得洗一

洗。那兩個漢子安排傾下湯。

不要武松動手

武松跳在浴桶裏面，洗了一回，隨卽送過浴裙手

巾，細細寫出小

教武松拭了穿了衣裳，

一個自把殘湯傾了，

細細提了浴桶去，去了一個

便把籐簾，句

紗帳，句○逐件

將來挂起，

細細鋪了籐簾，細細

放個涼枕，細細叫了安置，

何等細細

也回去了，也去了

武松把門關上拴了，着此句妙寫出

自在裏面思想道：這個

小心服事

是甚麼意思，隨他便了，且看如何。

放倒頭便自睡了，一夜無事，

此四字各處天明起來，

纔開得房門，只見夜來那個人，

出奇

提着桶洗面湯進來，教武松洗了面，

又取漱口

水漱了口。

又帶個篋頭待詔來，

早飯前寫到面湯奇矣又寫出

替武松篋了頭，三綰個髻

子裏了巾幘，

加一倍寫○挽髻子裏

又是一個人，將個盒子入來，取出菜蔬下飯，一大碗

肉湯，一大碗飯，

又逐色開列○

武松想道：絲你走道兒，

我且落得喫了。武松喫罷飯，便

是一盞茶，

加此一句與上綰髻裏巾同一出色之法

却纔茶罷，只見送飯的那個人來請道：這裏不好安歇，請

都頭去那壁房裏安歇，搬茶搬飯，却便當。

此一嚇却不可當

武松道：這番來了，

我且跟他去看如何？

一個便來收拾行李被臥，一個引着武松，

看他連用無數一個那離了

單身房裏，來到前面一個去處，推開房門，裏面乾乾淨淨牀帳，兩邊都是新安排桌椅

什物。

武松來到房裏看了，想道：我只道送入土牢裏去，却如何到這般去處，

單身房好生齊整。武松坐到日中，那個人又將一個提盒入來，手裏提着一注酒，

其描寫出許多恭敬
來文亦奇肆至此

將到房中，打開看時，排下四般菓子，一隻熟雞，又有許多蒸捲。逐色開列

○又逐色變換

那人便把熟雞撕了，詩云：斧以斯之，是此斯字。出處也。俗本作撕字。將注子裏酒篩下，請都頭喫。逐色開列，服事之法。

武松心裏忖道：畢竟是何如？妙到晚又是許多下飯。忽又請武松洗浴。省乘涼，忽增二字歇

息。北無武松自思道：衆囚徒也是這般說，我也是這般想，却怎地這般請我？妙到第三

日，依前又是如此送飯送酒。省武松那日早飯罷，行出寨裏來閒走。管營看顧後讀者便急欲得知其故久矣，忽然

接入連日看待之厚，一篇煩文，風景雖一往如在山陰道中，耳目應接不暇，然心頭已極悶悶。正圖耐過此番，便當有個歸結，却突然又勾出天王堂前閒走一段來，文情恣肆，非世所有。只見一般的

囚徒都在那里擔水的，劈柴的，做雜工的，却在晴日頭裏晒着，正是六月炎天，那裏去

躲這熱？中間武松却背叉着手，本借囚徒做工，概出武松却又反借武松叉手，概出問道：你們却

如何，在這日頭裏做工？此語與何不肉糜何異，豈有武二衆囚徒都笑起來，回說道：好漢你

自不知我們撥在這裏做生活時，便有人間天上了。如何敢指望嫌熱坐地，還別有那

沒人情的，將去鎖在大牢裏，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大鐵鏈鎖着，也要過哩。武松聽

罷，去天王堂前後轉了一遭，見紙爐邊一個青石墩，倒插而入，作讀有個關眼是縛竿脚

的，連後文手提處都先好塊大石。又喝一句預爲下文出色。○傳云：白受采乃武松就石上坐了

一會，便回房裏來，只開開坐地了自存想。妙只見那個人又搬酒和肉來，脚上又找話休

絮煩。半日亦細煩之極矣。偏說休絮煩。

武松自到那房裏，住了數日，每日好酒好食，搬來請武松喫，並不

見害他的意。武松心裏正委決不下，當日晌午，那人又搬將酒食來。又武松忍耐不住，

按定盒子問那人道：不惟武松忍不住了，連讀者亦忍不住了。惟讀者忍不住了，難作者亦不好又忍住了。你是誰家伴當，怎地只顧將酒

食來請我？那人答道：小人前日已稟都頭說了。寫得半明半滅，妙極。小人是管營相公家裏梯已人。

武松道：我且問你，每日送的酒食，正是誰教你將來請我？句喫了怎地？句那人道：是管

營相公家裏的小管營。奇文蓋武松本與魯達一變故，魯達有老種，經略相公小種，經略相公武松有老施，管營相公小施，管營相公也。教送與都頭喫。武

松道：我是個囚徒罪犯的人，又不曾有半點好處到管營相公處，他如何送東西與我

喫？那人道：小人如何省得。小管營分付道：教小人且送半年三個月。却講話。忽又一頓頓氣，使人無出處。武松道：却又作怪，終不成將息得我肥胖了，却來結果我。妙這個悶葫蘆，教我如何

猜得破。這酒食不明，我如何喫得安穩。你只說與我，你那小管營是甚麼樣人，在那裏

曾和我相會，我便喫他的酒食。三十那個人道：便是前日都頭初來時，廳上立的那個

白手帕包頭，絡着右手那人，便是小管營。三十一字句，○並不說出却已。武松道：莫不是穿

青紗上蓋，立在管營相公身邊的那個人？說出妙在只說包頭絡手也。那人道：正是。武松道：我待

喫殺威棒時，敢是他說救了我？只一句陡將前文兩節奇事併作一事。那人道：正是。武松道：却又曉蹊，

我自是清河縣人氏，他自是孟州人，自來素不相識，如何這般看觀我，必有個緣故。如鑿鐘我且問你，那小管營姓甚名誰？洪那人道：姓施名恩，使得好拳棒，人都叫他做金眼彪施恩。武松聽了道：想他必是個好男子。武二天你且去請他出來，和我相見了，這酒食便可喫你的；你若不請他出來，和我廝見時，我半點兒也不喫。那人道：小管營分付小人道：休要說知備細，教小人待半年三個月，方纔說知相見。武松道：休要胡說，你只去請小管營出來，和我相會了便罷。那人害怕，那裏肯去。至此又武松焦躁起來，那人只得去裏面說知多時。偏又能只見施恩從裏面跑將出來，看着武松便拜。跑出妙便拜武松慌忙答禮，說道：小人是個治下的囚徒，自來未曾拜識尊顏，前日又蒙救了一頓大棒，今又蒙每日好酒相待，甚是不當，又沒半點兒差遣，正是無功受祿，寢食不安。施恩答道：小弟久聞兄長大名，如雷灌耳，只恨雲程阻隔，不能殷相見。今日幸得兄長至此，正要拜識尊顏，只恨無物款待，因此懷羞不敢相見。武松問道：却纔聽得伴當所說，且教武松過半年三個月，却有話說，正是小管營要與小人說甚麼？武施恩道：村僕不省得事，脫口便對兄長說知道，却如何造次說得。武松道：管營恁地時，却是秀才耍，倒教武松癡破肚皮，悶了怎地過得。你且說正是要我怎地。武施恩道：既是村僕說出了，小

弟只得告訴。因爲兄長是個大丈夫，真男子，有件事欲要相央，除是兄長便行得。

特出

如許一個大帽頭却只說得一句起句下又頓住了讀之變力殺人

只是兄長遠路到此，氣力有虧，未經完足，且請將息半年三

五個月，待兄長氣力完足，那時却對兄長說知備細。武松聽了，呵呵大笑道：「管營聽稟，

我去年害了三個月癰疾，

一句言是三個月癰疾後

景陽岡上酒醉裏，打翻了一隻大蟲，

一句言又是酒醉裏也只

三拳兩腳，便打死了。

一句言何況今日又非醉後又有全力

何況今日

此句言今日既非病後又非醉後又有全力

施恩道：「而今且未可說，

且等兄長再將養幾時，待貴體完完備備，那時方敢告訴。」

索性再

武松道：「只是道我沒

氣力了，既是如此說時，我昨日看見天王堂前，那個石墩約有多少斤重，

忽然躍躍而入

施恩

道：「敢怕有三五百斤重。」武松道：「我且和你去看看。」武松不知拔得動也不，施恩道：「請喚

罷酒了同去。」

再加

武松道：「且去了回來，喫未遲。」兩個來到天王堂前，衆囚徒見武松和

小管營同來，都躬身唱喏。

此句不是開筆寫景蓋倒插衆人在此以爲少開羅拜地也

武松把石墩略搖一搖，大笑道：「小

人真個嬌惰了，那裏拔得動。」

奇妙無比文勢亦先略搖一搖矣

施恩道：「三五百斤石頭，如何輕視得他。」武

松笑道：「妙，

小管營也信真個拏不起，你衆人且躲開，看武松拏一拏。」武松便把上半截

衣裳脫下來，拴在腰裏，把那個石墩只一把，輕輕地抱將起來，雙手把石墩只一撇，撲

地打下地裏一尺來深。

如此可謂奇絕矣却只是一半看他再寫出一半

衆囚徒見了，盡皆駭然。

插入衆人一句武松

再把右手去地裏一提，提將起來，望空只一擲，擲起去離地一丈來高。武松雙手只一接，接來輕輕地放在原舊安處。此方是後一半，然尚有回過身來，看着施恩并衆囚徒，面上

不紅，心頭不跳，口裏不喘。

此又是一半，合一提一擲，一接不喘，始表全副武松妙。

施恩近前抱住武松便拜。

便拜不奇，奇於

抱住也，敬之至愛之，至不覺抱住矣。寫得奇妙無比。

道：「兄長非凡人也，真天神。」

二語寫得宛然是連驚帶嚇說出來聲口。

衆囚徒一齊都拜道：

「真神人也。」

此句即齊和管營下句也。

施恩便請武松到私宅堂上請坐了。武松道：「小管營今番須用說

知，有甚事使令我去。」施恩道：「且請少坐，待家尊出來，相見了時，却得相煩告訴。」武松道：

「你要教人幹事，不要這等兒女相。」

妙恁地不是幹事的人了。

妙便是一刀一剛的勾當，

武松也替你去幹。若是有些詔佞的，非爲人也。

妙○不是此數語何以出一篇之氣，故知下筆皆有分數。

那施恩叉手不

離方寸，纔說出這件事來，有分教：武松顯出那殺人的手段，重施這打虎的威風。正是

雙拳起處雲雷吼，飛腳來時風雨驚。畢竟施恩對武松說出甚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王望如曰：松自景陽打虎，知與不知，莫不服其勇；自紫石除奸，知與不知，莫不服其義。此風相思，納交恐後，施

恩亦不因有所求而後致感也。古今作惡人犯法，行好事被枉，多有水窮雲起，路斷橋成之望，而每致嘆於

絕無而僅有。閱水滸又覺如形之取影焉，真耶訛耶。

又曰：施恩自維其力與才不能奪，而借才力於人，借才力於人，而得一景陽打虎才與力之人，以故免殺威棒不已，又從而餽酒餽肉焉，獨計林名快活，人人得而奪之。朝榮暮督，亦可朝晉暮梁，而必以奪之者爲義，取武

松感恩圖報之心耳。若夫施恩之估強霸市，王法有所不貸，悲夫！

第二十八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蔣門神

嘗怪宋子京官給椽燭，修新唐書，嗟乎！豈不冤哉。夫修史者，國家之事也。下筆者，文人之事也。國家之事，止於敘事而止，文非其所務也。若文人之事，固當不止敘事而已，必且心以爲經，手以爲緯，躊躇變化，務撰而成絕世奇文焉。如司馬遷之書，其選也。馬遷之傳伯夷也，其事伯夷也，其志不必伯夷也。其傳游俠貨殖，其事游俠貨殖，其志不必游俠貨殖也。進而至於漢武本紀，事誠漢武之事，志不必漢武之志也。然平志文是已。馬遷之書，是馬遷之文也。馬遷書中所敘之事，則馬遷之文之料也。以一代之大事，如朝會之嚴，禮樂之重，戰陣之危，祭祀之慎，會計之繁，刑獄之恤，供其爲絕世奇文之料，而君相不得問者，凡以當其有事，則君相之權也，非儒生之所得議也。若當其操筆而將書之，是文人之權矣。君相雖至尊，其又惡敢置一末喙乎哉。此無他，君相能爲其事，而不能使其所爲之事，必壽於世，能使君相所爲之事，必壽於世，乃至百世千世以及萬世，而猶歌詠不衰，起敬起愛者，是則絕世奇文之力，而君相之事，反若附驥尾而顯矣。是故馬遷之爲文也，吾見其有事之鉅者而懸括焉，又見其有事之細者而張皇焉。或見其有事之闕者而附會焉，又見其有事之全者而軼去焉。無非爲文計，不爲事計也。但使吾之文得成絕世奇文，斯吾之文傳，而事傳矣。如必欲但傳其事，又令纖悉不失，是吾之文先已舉曲不通，已不得爲絕世奇文。將吾之文既已不傳，而事又烏乎傳耶！蓋孔子亦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事則齊桓晉文，若是乎事無文也；其文則史，若是乎文無事也。其文則史，而其事亦終

不出於齊桓晉文，若是乎文科之說，雖孔子亦早言之也。嗚呼！古之君子，受命載筆爲一代紀事，而猶能出其珠玉錦繡之心，自成一篇絕世奇文，豈有裨官之家無事可紀，不過欲成絕世奇文，以自娛樂，而必張定是張，李定是李，毫無縱橫曲直，經營慘淡之志者哉！則讀裨官，其又何不讀宋子京新唐書也！

如此篇，武松爲施恩打蔣門神，其事也。武松飲酒，其文也。打蔣門神，其料也。飲酒其珠玉錦繡之心也。故酒有酒人，景陽岡上打虎好漢，其千載第一酒人也。酒有酒場，出孟州東門，到快活林十四五里田地，其千載第一酒場也。酒有酒時，炎暑乍消，金風颯起，解開衣襟，微風相吹，其千載第一酒時也。酒有酒令，無三不過望，其千載第一酒令也。酒有酒監，連飲三碗，便起身走，其千載第一酒監也。酒有酒籌，十二三家賣酒望竿，其千載第一酒籌也。酒有行酒人，未到望邊，先已歸滿，三碗既畢，急急奔去，其千載第一行酒人也。酒下有酒物，忽然想到亡兄而放聲一哭，忽然恨到奸夫淫婦而拍案一叫，其千載第一下酒物也。酒有公懷，記得宋公明在柴王孫莊上，其千載第一酒懷也。酒有酒風，少間蔣門神無復在孟州道上，其千載第一酒風也。酒有酒贊，河陽風月四字，醉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十字，其千載第一酒贊也。酒有酒題，快活林其千載第一酒題也。凡若此者，是皆此篇之文也，並非此篇之事也。如以事而已矣，則施恩領却武松去打蔣門神，一路喫了三十五六碗酒，只依宋子京例，大書一行足矣。何爲乎又煩耐菴撰此一篇也哉。甚矣，世無讀書之人，吾末如之何也。

話說當時施恩向前說道：「兄長請坐，待小弟備細告訴衷曲之事。」武松道：「小管營不要文文謫謫，只揀緊要的話直說來。」快人快語○每嘆古今奏疏，悉是文文謫謫，不揀緊要說話，直說出來，殊不足當武松一抹也。施恩道：「小弟自幼從江湖上師父學得些小鎗棒在身，孟州一境起小弟一個譯名，叫做金眼彪。小弟